

为了保持新近呈现的强劲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亟需持续地大幅提高生产率

前景堪忧



巴西圣保罗附近运送甘蔗的卡车。

塞巴斯蒂安·索萨、尤丽迪茜·楚安塔

在过去的十年中，拉丁美洲保持了强劲的 GDP 增长势头。该地区每年的增长率为 4%，几乎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记录的两倍。在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贫困率及政府债务水平日趋下降。在过去的十年中，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实际人均 GDP 增长超过了 30%，增速较前几十年快两倍。

然而，强劲的增长形势掩盖了该地区内部存在的重大差异（见图 1）。自 2003 年以来，商品净出口国——即对商品的依赖日益增强且出口商品大多为初级产品的

南美国家——平均每年以 4.5% 的速度增长。但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经济却远非那么生机勃勃，每年的增长幅度仅约为 2.5%。

在过去的十年中，南美洲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贸易得以空前提升，使其从中受益匪浅。此外，金融一体化的经济群体——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紧密，也因有利的外部金融局势而获益良多。近年来，随着发达经济体不断采取货币政策并向国际金融市场投入海量流动资金，寻求高回报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国家。

然而，更加靠近北部的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因国际金融危机及美国和欧元区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乏力而受到重击。上述联系包括商品及服务领域的紧密商业联系（主要与旅游业有关）以及对来自发达经济体汇款的严重依赖。此外，该地区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商品净出口国；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其业已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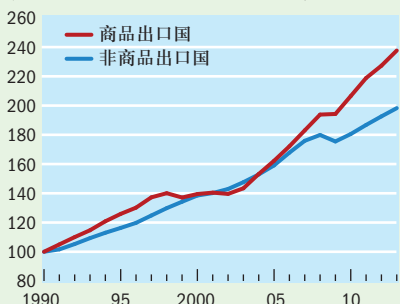
降温

然而，最新获得的数据显示，该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正在降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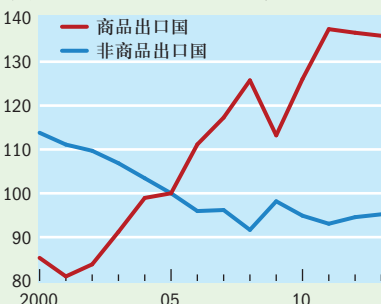
图1
地区性差异

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相比，南美洲商品出口国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这主要是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贸易条件大幅改善的结果。

（实际GDP增长，指数，1990年=100）



（贸易条件，指数，2005年=100）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4月；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商品出口国包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非商品出口国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贸易条件系指相对于进口的出口价值——主要为出口购买力。

某些国家的降温速度相当迅速。当前的局势使人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经济放缓是否意味着该地区前景堪忧，抑或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国际金融形势趋于正常且商品价格逐渐稳定甚至下降，南美洲能否继续保持近期的蓬勃的经济增长率，抑或回到以往的缓慢增势？与南美洲国家相比，为何中美洲、墨西哥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形势更为严峻，这些国家能否迎头赶上？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更加剧了人们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该地区目前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第二大对外投资地。

一项不无益处的首要措施是，借助一项简单的核算框架，将产出增长细分为资本与劳动力（经济学家称之为要素积累）的贡献和生产率的改变，以判定拉丁美洲近期出现强劲增势的可能成因，评估潜在增长率。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地区最近几年的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大部分源自有利的外部条件，因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推动了外部和内部的需求增长，尽管如此，供应端的主要驱动因素却更难以判定。该地区是否利用了良好外部条件的东风而提高了生产力？

增长驱动力

对于该地区的商品出口国而言，自2003年以来，除了资本存量的增长之外，劳动力积累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Sosa、Tsounta 和 Kim，2013 年）。在过去的十年中，劳动力和资本积累总计平均占 GDP 年增长的 $3^{3/4}$ 个百分点，亦即占产出增长的 80%。

就业增长诠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这与许多国家几乎空前的低失业率相一致。强劲的就就业增长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壮大，对工人的需求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而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其中包括诸如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活力。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一直以来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目前该部门占该地区就业人口一半以上。例如，2004 年至 2012 年间，巴西新增的 1600 万就业人口中，在服务部门的私企就业的人口约为 1300 万。

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充盈的外部流动资金的流入及商品价格高达两倍的涨幅，大量的资本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南美洲商品出口国。金融一体化的经济体从中受益最大。例如，自 2002 年年底以来，智利的资本存量涨幅为 60%，是采矿部门涨幅的两倍。

十年来，尽管要素积累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产出最近重拾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有了提高——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FP）有了提高，它是衡量经济资源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得以高效利用的基本手段，既包含了技术进步又涵盖了市场效率。在此前的几十年中，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 TFP 出现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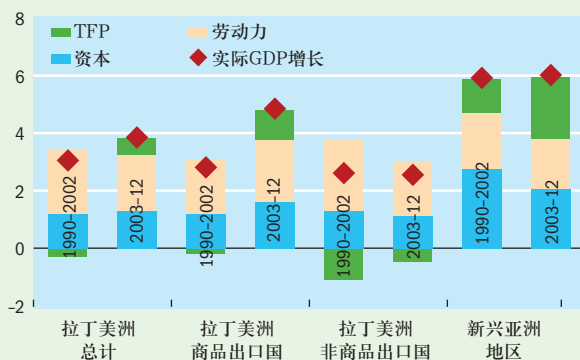
降，而近期却呈现上升趋势（见图 3）。在南美洲经济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时，通常会出现这样的上升迹象。生产率的变化与产出的变化密切相关。

图2

增长的来源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和资本的增加占拉丁美洲实际 GDP 增长的绝大部分，其余则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TFP）。新兴亚洲地区超级强劲的增长大部分归功于 TFP 差异。

（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佩恩表7.1；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4月；以及作者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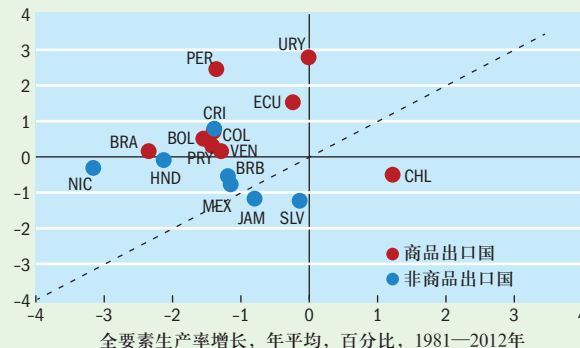
注：商品出口国包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非商品出口国有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和尼加拉瓜。TFP主要衡量的是经济资源如何在生产流程中得以有效地利用，其包括技术进步和市场效率。

图3

止跌回升

1981年至2002年，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而最近呈现出上升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平均，百分比，2003—2012年）



资料来源：Barro-Lee（2010年）；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佩恩表7.1；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商品出口国：BOL=玻利维亚，BRA=巴西，CHL=智利，COL=哥伦比亚，ECU=厄瓜多尔，PRY=巴拉圭，PER=秘鲁，URY=乌拉圭，VEN=委内瑞拉。非商品出口国：BRB=巴巴多斯，CRI=哥斯达黎加，SLV=萨尔瓦多，HND=洪都拉斯，JAM=牙买加，MEX=墨西哥，NIC=尼加拉瓜。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衡量的是经济资源如何在生产流程中得以有效地利用，其包括技术进步和市场效率。

但是，TFP 的增长也反映出一些结构性（即永久性）因素，例如经济活动开始抽离效率不高的非正式部门。例如，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库的数据显示，目前秘鲁有一半的工薪阶层受雇于非正式部门，而在本世纪早些时候，总就业人口中有 3/4 的人口受雇于非正式部门，与此相比有了大幅下降。

表现欠佳的国家

在此前的几十年中，非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与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不相上下，然而近十年间，非商品出口国的经济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这种悬殊的背后有如下几项原因。

首先，商品出口国的资本积累水平较高。这部分反映出，国内和国外直接投资在与商品价格上涨密切相关的初级部门（主要是农业和采矿业）中的占比较大。但这也同时说明国际融资条件较为简易。除墨西哥之外，非商品出口国无法充分地享受上述有利外部因素带来的好处，因为它们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十分有限。

其次，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反映了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TFP 的停滞不前。实际上，在过去的 30 年中，除了哥斯达黎加之外——该国制度相对完善且是该地区首个推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这些经济体的 TFP 表现一直令人颇为失望。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大量的小型公司及有碍竞争的各项因素——如电信部门——通常被认为是墨西哥 TFP 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所在（Busso、Fazio 和 Levy，2012 年）。在大多数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缺乏完备的国内金融市场及农业和电力部门中存在有碍竞争的诸多因素

也不无作用（Swiston 和 Barrot，2011 年）。

如欲了解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性，我们不妨抛开制造部门的生产率，因为它往往是文献资料中大多数研究课题的聚焦点。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中，南美洲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不同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生产率，其原因在于服务部门的表现（Sosa 和 Tsounta，即将出版）。在过去，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拖累了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南美洲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增速比该地区的其他部门快三倍。南美洲经济表现更为突出的重要原因是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减少——服务业尤为明显，这部分反映出经济繁荣时期在正式部门中就业较为容易，同时也反映出政策和制度的完善。

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出口国最近所显现的增长态势放缓不仅仅意味着统计数字方面的上下浮动：在上述国家维持高增长率将困难重重。据估计，2013 年至 2017 年的潜在增长率普遍低于最近几年的增长率（见图 4）。这些经济体在 2003 年至 2012 年期间平均每年以 4.5% 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据索萨、楚安塔和吉姆（2013 年）估计，2013 年至 2017 年的 GDP 平均潜在增长率将更接近 3.75%。对于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巴西而言，增长前景尤其令人失望，因为其未来几年的 GDP 增长预计将在 3% 左右徘徊。这种对经济放缓的预测加剧了人们对地区性经济减速的担忧——因为对周边较小经济体会产生溢出效应而尤为如此（Adler 和 Sosa，2012 年）。

预计经济增长放缓的背后存在几项成因。首先，有形资本的增长将会趋缓，因为此前全球范围内促进了海量资本流动的低利率如今开始回升，且商品价格趋于稳定。此外，受诸如人口老龄化等自然因素的局限，劳动力贡献在未来几年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可能将十分有限。空前的低失业率——通常远低于被认为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比率（自然失业率）——也使得就业率不会在未来出现强劲的增长。

换言之，随着对增长有利的外部条件所发挥作用的逐渐减弱以及供应方面出现的局限因素的打击，南美地区商品出口国在过去十年中所经历的强劲增长不可能得以继续维持下去，除非 TFP 表现能够得以大幅提升。尽管这些经济体最近的 TFP 表现的确有所改善，但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实际上，新兴亚洲地区出现的超级强劲经济增长形势大部分归功于 TFP 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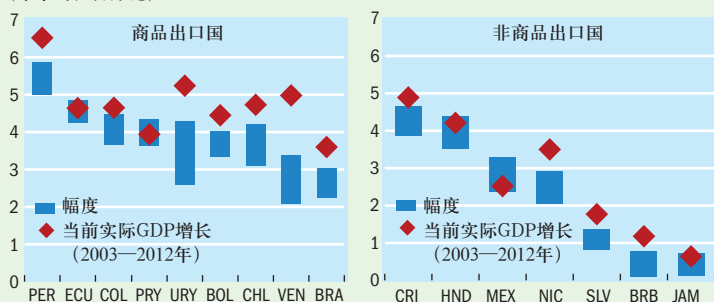
在非商品出口国中，令人失望的增长表

图4

未来的冲击

据估算，2013年至2017年的潜在增长率普遍低于最近几年。

（年平均，百分比）



资料来源：佩恩表7.1；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库；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商品出口国：BOL=玻利维亚，BRA=巴西，CHL=智利，COL=哥伦比亚，ECU=厄瓜多尔，PRY=巴拉圭，PER=秘鲁，URY=乌拉圭，VEN=委内瑞拉。非商品出口国：BRB=巴巴多斯，CRI=哥斯达黎加，SLV=萨尔瓦多，HND=洪都拉斯，JAM=牙买加，MEX=墨西哥，NIC=尼加拉瓜。

现似乎与其生产力一脉相承。对于这些国家而言，2013年至2017年期间潜在的GDP年均增长率预计为2.25%。

如要发挥该地区的增长潜力，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尤其需要制定政策，推动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对于非商品出口国而言，好消息是，它们不太可能因外部流动资金的减少和商品价格上涨乏力等因素而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其金融一体化程度十分有限（除墨西哥之外），

例如，鼓励提高国内储蓄有助于提升针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而且大多是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还有一则好消息是，至少就现在而言，这些经济体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尚不那么严重，而且其生产率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其中包括通过将资源转移至更加高效的正式部门等手段。然而，美国和欧元区——非商品出口国与之联系紧密的经济体——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前景将对这些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TFP是救命稻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储蓄——从而提升按国际标准来看较低的投资水平——来增加其增长潜力。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内储蓄率在GDP中的占比不到20%，相比之下，新兴亚洲地区的占比超过40%。例如，鼓励提高国内储蓄可有助于提升针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道路、港口和机场。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抑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也将提高TFP。劳动大军质量（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可增加该地区的潜在增长。实际上，在教育质量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该地区在标准化的国际测试中表现欠佳。

但是，提升TFP表现对该地区经济持续的增长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但是仅靠其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虽然南美洲商品出口国的情况最近有所好转，但是提升TFP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对于整个地区而言，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举还将增大激励的力度，促进人们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投资。

实现较快的生产率增长不仅仅需要培育创新和技术开发。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很多。它通常是市场扭曲（如对员工招聘产生阻碍作用的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或促使糟糕决策出炉的税收体制）和不良政策（如对金融部门缺乏监管和监督或不具可持续性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恶

果。这些市场扭曲弱化了针对创新的激励措施，使人们丧失了对竞争的信心，阻碍了资源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公司转向更高效公司的有效配置。因此，设计一项旨在去除生产率所受束缚的政策议程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当局应当考虑采取如下政策：

- 巩固商业环境，例如通过采取简化税收体系的措施；
- 加强合同的强制执行力度，增加对信用信息获取的途径；
- 强化进出监管机制，促进资源向新型和高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以及
- 改善基础设施。

对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还需要着手解决高债务水平和竞争优势较弱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该地区经济增长表现乏力的原因之一。

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体而言，前方的道路充满坎坷。随着外部环境的强大推动力逐渐减弱以及一些供应方面瓶颈（与劳动力的自然局限因素有关）的出现，该地区的增长动力不太可能持续下去，除非TFP的表现有大幅的提升。因此，对于整个地区而言，培育生产率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对于商品出口国而言，此举可避免增长率再次低于前十年的水平；对于非商品出口国而言，此举可有助于其摆脱空前低的增长潜力。这些困难实际上可能为更好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带来机会，从而开创出经济增长更强、生活水平更高的新阶段。■

塞巴斯蒂安·索萨（Sebastián Sosa）是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尤丽迪茜·楚安塔（Evridiki Tsounta）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dler, Gustavo, and Sebastián Sosa, 2012, “Intra-Regional Spillovers in South America: Is Brazil Systemic after All?” IMF Working Paper 12/14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rro, Robert, and Jong-Wha Lee, 2010,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590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usso, Matías, María Victoria Fazio, and Santiago Levy, 2012, “(In) Formal and (Un)Productive: The Productivity Costs of Excessive Informality in Mexico,” IDB Working Paper 341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osa, Sebastián, and Evridiki Tsounta, forthcom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otential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 Post-Crisis Assessment,”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nd Hye S. Kim, 2013, “Is the Growth Momentum in Latin America Sustainable?” IMF Working Paper 13/10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wiston, Andrew, and Luis-Diego Barrot, 2011, “The Role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Raising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America,” IMF Working Paper 11/24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